

人文素养奠基读本

哲

韩非子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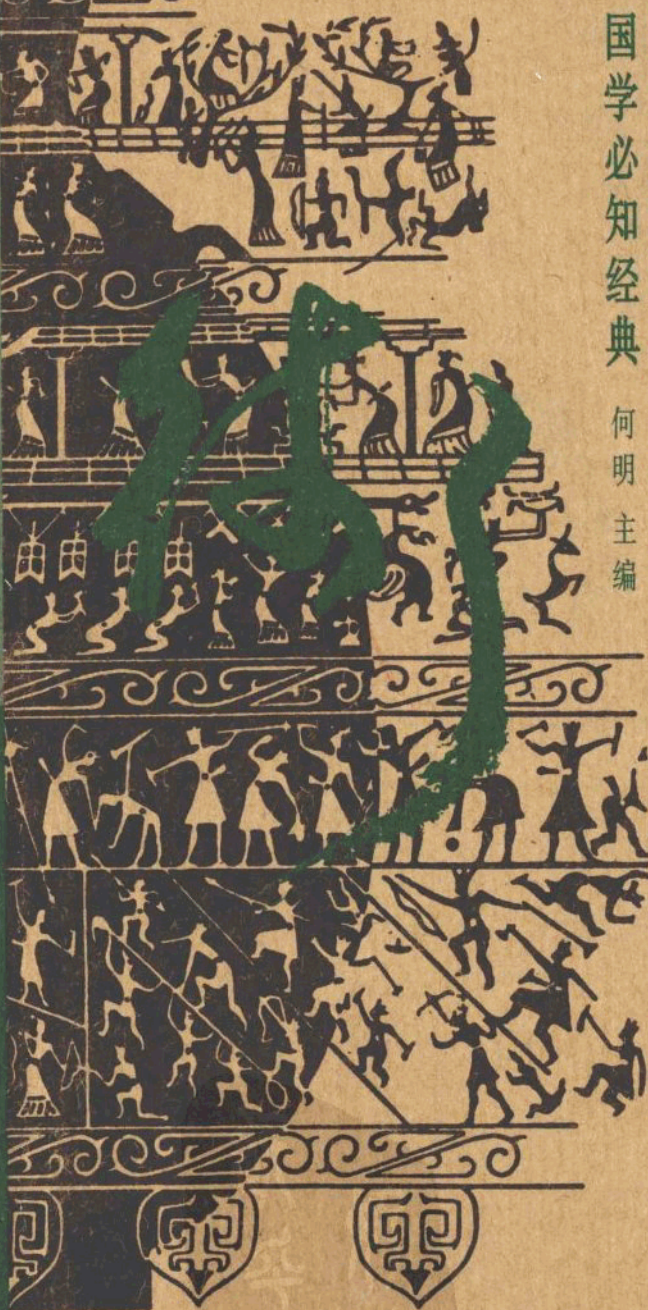
(下)

冯克利 注释



五元书系

国学必知经典 何明 主编



西苑出版社

人文素养奠基读本

总序

24: 44

人文,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是区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以人为中心,研究人性、教养及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领域的科学。发展到今天,人文科学已是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广义地指研究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学问,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等。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有两大部分。一部分为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学问,其目的在于认识自然规律,为人类征服自然开辟道路;在现实社会中,自然科学不断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源动力。另一部分,即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以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我国先秦的《周易·彖传》中就已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科学是调整、治理社会的学问。人类认识社会的形态、结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使人们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社会向着文明的、进步的方向前进。人文科学以人的思想和行为为其研究的中心,因此,它又指导人们自觉地改造和发展自身,以适应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要求。

两大科学的合力,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虽然其专攻、所长必然有

其侧重,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的基本素养,却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文明程度愈发展、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亦愈将提高;这既是一个必然规律,也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因为,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证明:科学的终极目的,毕竟在于人类自身的解放而不是其他。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已使人们对“科盲”状态的难以容忍,有着越来越切实的感受。随着社会现代化对人文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和人文素养事实上的欠缺,实际已使许多人在生活、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经常陷于尴尬、浑沌与迷惘的状态,但许多人对此却缺乏理性的自觉,某些人甚至还在由于对人文的无知而盲目地轻视乃至排斥接触、学习人文知识。尤其我们的年轻一代,尤其年轻一代中专攻自然科学的文化人,人文素养的相对欠缺,将会对他们个人的人生、事业,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的确迫切地需要引起每个人和全社会的充分关注。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人文大国,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人文财富。提高人文素养,从主观上说,不可不适当学习、接受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客观上看,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实际上乃是无法人为断裂而只能于传承中扬弃的。然而,浩若烟海的人文经典又往往令人望洋兴叹,无从着手;为此,我们从浩瀚的人文典籍中,筛选了部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曾为古老的华夏文明奠定了人文基础的精华,以飨读者,希望对广大读者提高人文素养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而此次所选原著,亦皆属了解国学梗概必知的经典,对一般读者而言,又相当于一套颇具典藏性的国学资料工具书。此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统介绍西方人文精神和普及性综合介绍各类基本人文知识的小册子。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喜爱,成为朋友们人生旅途中朝昔相随的良师益友。

前言

24 · 00

在先秦诸子中,由韩非本人言论辑成的这本《韩非子》,因为成书最晚,可以说是比较好读的一册。韩非这个人生奉乱世,又有战国末年的小国韩国王室成员的身世,因此对当时列国之间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政治环境,一定有十分切身的感受。这些险恶的政治经验,逼使他练就了一副犀利无比的眼光,才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辉煌的政治学著作。

根据《史记·韩非传》、《战国策》等书的记载和陈千钧等学者的考证,我们大体可知,韩非的生年约在公元前 295 年,卒于公元前 233 年。他早年便“喜刑名法术”(《史记·韩非传》),这一定是因为当时的韩国重臣申不害正在国内整饬法纪,推行刑名治国,使韩非本人有机会耳濡目染这种新兴的政治思想。后来他去楚国从师战国末年大儒荀况,与后来在秦始皇那里爆得大名的李斯同学。但韩非虽学于儒,却几未受其影响,终其一生以讥诽儒家和鼓吹法治思想为著述的主调。他在离开其师之后回国,大概在韩国做了廷臣,但始终未得重用。及至秦国攻韩,才受命出使秦国谋存韩之道,结果此去竟成诀别。十分可悲的是,韩非本人也是死在了权术的手上。他入秦之前,秦始皇便因其书而知其人,对他极为赏识,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韩非入秦写的第一篇文章《初见秦》,竟然对秦皇身边的朝臣大加攻击,完全忘记了自己一贯精研的君臣术,终于被妒意大发的同窗李斯毒死在秦国狱中,此足见韩非性格的鲠直。

韩非的思想精华,说句套话来概括,便是他的“法”与

“术”。今人估量韩非的价值,多肯定其“法”而非难其“术”。因为韩非的法制思想中,多包含着一些很有现代精神的内容,像他提出的“法不阿贵”、“法莫如显”、“明法禁,必赏罚”等思想,与近代以来建立公平法制的要求一拍即合,因此倍受人们的重视也属自然。他的权术思想,却同政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令一般道德之士看了最感不快。其实论者多有忽略的是,对韩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读法的。我们可以把韩非作为一名政治观察家,他不仅仅是在提倡权术,他还是当时政治生活,尤其是外交政治的忠实记录者。而弱国无外交、国家之间实力为先,至今仍是公认的政治学准则。从这个角度看,韩非便成了一个科学精神的杰出先驱。他不受儒家道德说教的影响,对战国末年各国之间险恶的政治现实做了如实的记述,他本于人性本恶的思想,对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成份——权与势——的分析有着惊人的深度。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基雅维利的一本《君主论》,就因其冷峻客观的精神而倍受包括休谟、马克思等后世思想家的重视,至今已成为西方政治科学认识论根基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被誉为将政治学从神学藩篱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而我国的这位韩非,在观察政治的深度上丝毫不逊于西方的马氏,时间上却比他早了一千七百年。

如果按成书的年代,《韩非子》这本书是该倒着读的。自《初见秦》始的前四篇是韩非入秦以后所写,而成书最早的则是自《说林》以下至《外储说右下》十四篇,也是其思想的核心篇章。《主道》至《饰邪》凡十五篇,内容大多是劝谏韩王的文字,当是去秦之前陆续写成。中有《解老》和《喻老》,是韩非思想的哲学基础,用今天的话说,其中的黄老思想是韩非观察和记录政治经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最后的五篇是其弟子的辑补(以上从陈千钧先生说)。后人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的真伪多有怀疑,但除极个别篇章外,论据皆不足凭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细心的读者可找些更详尽的校释本参考。另外,这个袖珍型的注本为篇幅所限,对书中提到的大量人物事故和地名,只要不影响文句的理解,不暇一一细注。其实对于全面了解韩非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这也应算是简注本的一个缺陷吧。

人文素养奠基读本

* 国学必知经典 *

(全 36 册)

哲 学

诗 词

帛书易经正义
帛书老子校释(上、下)
论语新注
墨子新注(上、下)
孙子兵法新注
孟子新注
庄子内篇新注
韩非子简注(上、下)
荀子新注(上、下)

诗经今译(上、中、下)

楚辞今译

先秦两汉诗歌

魏晋南北朝诗歌

唐宋诗(上、下)

唐宋词(上、中、下)

金元诗词曲

明清诗词曲

美 术

散 文

先秦散文(上、下)
秦汉散文(上、下)
魏晋南北朝散文
唐代散文
北宋散文
南宋金元散文
明代散文
清代散文

附录：历代名画鉴赏
(插页总计 200 余幅)



五元书系

目 录

附： 〇

前 言	(1)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1)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16)
* 舞乐屏风	(18)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27)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39)
* 牧马图	(44)
难一第三十六	(50)
难二第三十七	(56)
难三第三十八	(61)
难四第三十九	(67)
难势第四十	(71)
* 枯树鸛鵒图	(73)
问辩第四十一	(74)
问田第四十二	(75)
定法第四十三	(76)
说疑第四十四	(78)
诡使第四十五	(83)

六反第四十六	(85)
八说第四十七	(89)
* 钟离汉度吕洞宾	(91)
八经第四十八	(94)
五蠹第四十九	(99)
显学第五十	(106)
忠孝第五十一	(111)
人主第五十二	(113)
饬令第五十三	(115)
心度第五十四	(116)
* 李广射石图	(117)
制分第五十五	(118)

韩非子(下)

29: 10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32·1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①。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故墨子为木鸢，诎癸筑武宫。夫“药酒”“用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①本节事例见 32·8 ~ 32·13 各节。

32·2 二、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①；不以仪的为关^②，则射者皆如羿也。人主于说也，皆如燕王学道也；而长说者^③，皆如郑人争年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阔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车、状皆鬼魅也；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故务、卞、鲍、介、墨翟皆坚瓠也。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范且穷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诚者，非归饷也不可。

①本节事例参下文 32·14 ~ 32·27。②仪的：箭靶。③长说：擅长言说。

32·3 三、挟夫相为则责望^①，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

怨谏^②,取庸作者进美羹。说在文公之先宣言,与勾践之称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吴起怀瘳实而吮伤^③。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筑社之谚,目辞说也^④。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⑤,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郑县人得车厄也,卫人佐弋也,卜子妻写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①挟夫相为:怀有相互做事的思想。②本节事例见下文 32·29 ~ 32·47 各节。③瘳 chōu:病愈。④目:或为“吕”之误,同“以”。⑤若是同意学者、遵行渺远不可知的先王之道。宛曼,同“汗漫”。

32·4 四、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能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①。故中章、胥已仕^②,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者国之锤^③。此三士者,言袭法,则官府之籍也;行中事^④,则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礼太甚。若言离法而行远功,则绳外民也,二君又何礼之?礼之当亡。且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主上之法^⑤。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⑥,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故明王论李疵视中山也。

①畜 xù:顺服。②本节事例详见下文 32·49 ~ 32·52。③托:依附。④锤:亦“一半”义。中 zhòng:合。⑤周:歪曲。⑥威:通“畏”。

32·5 五、《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①,缓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不责诚^②,而以“躬亲”位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孟”;邹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与昭侯之“奚听”也。

①本节事例见下文 32·54 ~ 32·64。②诚：“成”之假借。

32·6 六、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①。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②，文侯会虞人而猎。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患在厉王击警鼓与李悝漫两和也。

①本节事例详下文 32·66 ~ 32·73。②须：“须”之借，等待。

32·7

32·7 一

32·8 宓子贱治单父，有若见之，曰：“子何驩也？”宓子曰：“君不知贱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犹之^①，故驩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细也，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②，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驩，犹未有益。”

①犹：同“忧”。②处女子之色：少女一样的容颜。

32·9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①，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②。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③。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①身体：身体力行。②从衣文之媵 yìng：跟随她的彩纹锦缎的陪妾。媵：作为陪嫁的人。③直：通“值”。

32·10 墨子为木鸢^①，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②。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

輓者巧也^③。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輓，拙为鸢。”

①鸢 yuān：风筝。②蜚 fēi：同“飞”。③輓 ní：联固车杠和衡用的销钉。

32·11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①，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②，射稽八板；擿其坚^③，癸五寸，射稽二寸。”

①讴，歌手；倡同“唱”。②癸四板：癸唱时筑了四板高。按古筑土墙用板，故以板论功。③擿 zhì：槌。

32·12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32·13 二

32·14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之削^①，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人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

①无以为之削：给他做不出这样小的刻刀。

32·15 一曰：燕王好微巧。卫人曰：“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①，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

之治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①晏阴：晴阴 无云为“晏”。

32·16 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①。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②。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

①服：说服。②顾白马之赋：为这匹白马交税。

32·17 夫新砥厉杀矢^①，彀弩而射，是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②，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③，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④；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此人主所以长欺，而说者所以长养也。

①新砥厉杀矢：新磨好的利箭 ②复其处：再射中这个地方。③知：同“智” ④说：同“悦”。

32·18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

32·19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①。

①息:停止。

32·20 客有为周君画荚者^①,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②。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③,凿八尺之牖^④,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⑤,然其用与素髹荚同。

①画荚:以荚膜作画。犹今之幻灯片。②髹 xiū:漆。③版:同“板”。④牖 yǒu:墙洞。⑤微难:微妙难成。

32·21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①,不可类之^②,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①罄:“见”义。②类:大体相似。

32·22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树瓠之道^①,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②,则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①树瓠:种葫芦。②任重:衍文。

32·23 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①。”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②。”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以挠椽任重涂,此宜卑^③。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为之,而屋坏。

①尊:喻高陡,与下文“卑”对应。②泥还潮湿,椽木也未干透。③卑:低平。

32·24 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

材生则挠，涂濡则重，以挠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

32·25 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①，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②，一日犯机^③，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④，为之，弓折。

①尽：完成之时。②檠 qíng：调弓的器具。③机：扳机。④穷：辞穷。

32·26 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①，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②。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坏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①说：同“悦”。②却：推却，排斥。

32·27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𦔻^①，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慙^②，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①𦔻 zì：大块肉。②慙 què：朴实。

32·28 三

32·29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①，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②，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③。庸客致力而疾耘耨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①卖：“买”之误。②以布币换好钱的原因。③耨：锄草。

32·30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32·31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深池，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32·32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①，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交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②，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讎之实。”

①荡：摇荡。②冀：望。

32·33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32·34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①，刻疏人迹其上^②，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③：“主父常游于此。”

①缘播吾：攀登播吾山。②刻疏人迹：镂刻上人的脚印。③勒：刻。

32·35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①，箭长八尺^②，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博：棋局。

①博：棋局。②箭：骰子。

32·36 文公反国，至河，令笾豆捐之^①，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②。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夜哭，意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辞。文公止之曰：“谚曰：‘筑社者，搗擻而置之^③，端冕而祀之^④。’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可？”解左骖而盟于河^⑤。

①笾 biān 豆捐：笾豆，古盛食物的器具。捐：扔弃。②胼胝 piánzhì：老茧。③搗擻：揭衣服（无礼之举）。④端冕：黑色的礼衣礼帽，言庄重有礼。⑤解左骖：解开车子左边的马（杀了）。

32·37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

32·38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32·39 卫人有佐弋者^①，鸟至，因先以其褰麾之^②，鸟惊而不射也。